

□贾文清

# 人在仙米林海中

仙米林场隶属于祁连山国家公园,按森林的分布情况,下设若干个管护站。我们采访的第一个管护站,是位于门源回族自治县珠固乡的仙米林场寺沟管护站。

汽车在茫茫林海中穿行。刚下过雨,林海间云雾缭绕,烟岚迷蒙,愈发显得大山神秘而厚重。秋天的树木层林尽染,五彩斑斓,黄树叶红树叶绿树叶都是那么鲜明,那么精巧。我们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林区无尽的美景,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我以为最近的管护站很快就到了。没想到,汽车在林海中穿行了一个多小时,寺沟管护站还没有到。这么一大片林区,管护站该要承担多少工作啊?

我们跟着林场的车跨过浩门河,行走一段时间后,又转回来,就这样七拐八绕,在我怀疑前面的车是否走错路了的时候,汽车忽然在一片林间空地上停了下来,寺沟管护站到了。

这是一座掩映在林间的小院落,大门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统一设计的三座山的样子。进到里面,只有一个人留守,其余的管护人员出门巡山去了。

留在管护站值班的是一位22岁的小伙子,叫牛抓西文学,珠固乡人。他热情地为我们斟上热茶,并打开了电热地暖。我们喝着热茶采访他。小伙子有点腼腆,在介绍完寺沟管护站的情况后,就再也说不出什么了。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我的工作,我必须干好。”

陪同我们的仙米林场工作人员从车上拎下一大包蔬菜,说:“我们和采访的作家在这里吃中饭。”牛抓西文学立刻提着菜进了厨房,给我们准备午饭。

厨房里,炊具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统一配置的,冰箱、电灶、抽油烟机一应俱全。牛抓西文学告诉我:“因为林区里一律不准使用明火,祁连山国家公园就花大力气统一装了电灶。”

小伙子很熟练地淘米洗菜,准备做饭。我想起一事情:“你们在林区,买菜买东西怎么办?”他说:“只有到县上,或者到互助去买了。”我问这离县上有多远。他说:“离浩门镇一百多公里,离互助三十多公里。买菜买零碎就到互助,如果买大件的重要的东西,只能到浩门镇上了。”

如果把祁连山国家公园比作一条绿色的翡翠项链,门源的仙米林场到互助的北山林场就是项链中最晶莹最鲜亮的翡翠,而珠固乡的寺沟管护站,就是镶嵌在翡翠上的一颗珍珠。只是,这颗珍珠隐藏在茂密的林区深处,它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植物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它需要人呵护,而呵护它的人只能常年坚守在这美丽无边却又偏僻寂寞的林间腹地。

我看了看牛抓西文学拎进来的菜,品种很丰富,足够我们几个人吃一顿丰盛的午餐了。只是,这顿丰盛的午餐,我觉得太奢侈了。我说:“我们做面食吧。我来和面,你切菜。”吃面食可以省下绝大部分菜,他们买菜买



牛抓西文学(中)和同伴进山安装野生动物监控设备。



管护站工作人员把受伤的野生动物抬上车,准备送往西宁进行医治。



祁连山国家公园寺沟管护站。本文图片均由牛抓西文学提供

东西那么不方便,就给他们留下吧。牛抓西文学很能干,他从管护站的小菜园里现拔了小油菜,洗掉泥土,切碎后下锅,有一股菜叶本真的香味。很快,一锅热腾腾香喷喷的面片就出锅了。

吃完饭,我们走进一片林区。刚下过雨,山林湿漉漉的。牛抓西文学在前面开道,领着我们沿林间小路往山上爬。牛抓西文学告诉我们,这是他每天巡山要走的路。寺沟管护站所管辖的林区面积有三万三千多公顷,牛抓西文学全部走遍了。我问他具体干啥工作,是不是巡山?牛抓西文学告诉我,他不巡山,他主要负责林中的监控工作。在进山路口、山腰间、野生动物出没处或重点区域安装红外线摄像监控装置,可以更便捷地观察山林中的情况。

22岁的牛抓西文学大专毕业,学的是旅游管理服务专业。这个专业很好找工作,牛抓西文学先在西宁做旅游,后在门源做旅游,在油菜花海里接待一批又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学到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如果在旅游这一行干下去,牛抓西文学相信自己会有所作为的。

然而,他还是放不下那份执念。他从小生活在林区,父母长辈常常给他讲山林的故事,讲河流的故事,讲山

林中奔跑的小动物和盛开的花朵的故事。可是,这些小动物和花朵他们只知道俗名,却不知道学名叫什么。上学后,牛抓西文学才懂得了很多动植物的学名,比如,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的“打灯蛾”是蝴蝶,春天开在山坡上的“香柴”是杜鹃花,夏天开在草地上的“馒头花”是狼毒,又酸又甜的“地瓢儿”是野草莓。他暗想:以后一定要把自己故乡的树木、花草和野生动物弄明白,至少要知道它们的学名。

做旅游的牛抓西文学见识过大城市的繁华,也感受到了喧嚣热闹。然而越是喧嚣热闹的地方,牛抓西文学越思念家乡静谧的山林与小河。他常常想起自己在家里的火炕上伴着松涛而眠。想起大雪封门的时候,迷路的跑鹿、山羊和狐狸跑到村庄觅食,父亲和母亲常常把食物放在手心,喂给它们吃,然后护送它们回归山林。还有,上学路上顺着河边走,河水一路陪着他同行。他唱歌,哗哗啦啦的河水声似乎在为他伴唱,岸边一丛丛的野花风中摇曳,和着河水的歌声在跳舞。

最终,牛抓西文学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他的家乡门源县珠固乡,在寺沟管护站当了一名生态管护员。他的父亲对牛抓西文学的做法很赞同,他说,我们世代生活在这片

林区,与森林为伴,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成立了护林巡山队,家家户户都订立了护林公约,人人都是业余护林员。

牛抓西文学有文化,寺沟管护站便安排他做林区监测工作。如今条件好了,巡山护林工作用了更先进的装备。尤其祁连山国家公园成立后,安装了远红外线监测系统,随时观察山林中的情况,任何细微的动静都在生态管护员的掌控之中。

牛抓西文学走在我们前面,那一蹦一跳的样子,分明就是一个大孩子。一般来说,这个年龄的青年大多向往着走出大山,去外面的世界寻找更多更好的机会,实现人生的价值。牛抓西文学却选择了回归。他在经历了大城市的繁华与热闹后,回到家乡,与山林为伴。我说:“你固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工作,但也耽误了挣钱。毕竟大城市机会多一点。”牛抓西文学告诉我,离他家不远处,便是珠固乡有名的景点——号称“高原上的桃花源”的东旭村。他家在那里也有自己的生意,每年多多少少能赚一点钱。现在旅游业这么发达,东旭村又是典型的高原林区藏族村落,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是独一无二的,很受城里人的青睐。每逢节假日,城里人会开着车,带着孩子来东旭村体验

农家生活。如今,东旭村的人开办了很多农家乐,不愁赚不到钱。但也有人更喜欢到田里干活,到草滩上放羊,过平静的农家生活。牛抓西文学告诉我,他还有一个名叫张生有的小伙伴,也是刚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同样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和他一起做生态管护员,负责远红外线监测工作。用学到的知识提升自己家乡的山林更茂盛,河水更清澈,鲜花更明媚,野生动物始终自由自在,这是他们共同的心愿。从林区回来,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牛抓西文学很兴奋,他打开二楼的展示厅,给我们展示了他的工作流程。远红外线监测真的很神奇,人在管护站,就能通过电脑屏幕看到整个林区的景象。就在前不久,他们监测到一只受伤的小鹿躺在林间草地上,他们马上跟进救助,送到青海野生动物园治疗。牛抓西文学还说,通过这几年对林区动物和植物的监测,他认识了森林中许多树木和野生动物,能叫得出它们的学名,并且还能说出它们的习性。当然,它们的俗名他也不会忘记,山林中珍贵的麝,乡亲们称之为“香子”;荒漠猫叫“草猫”;站立在陡峭悬崖上的岩羊,乡亲们则直接叫“石羊”;山林里耸立的祁连山圆柏,因有浓郁的香气,父辈们就叫“柏香”;而美丽的布谷鸟,有一个非常好听的俗名“长高虫儿”,是盼着庄稼快快长高的意思。听着爸爸妈妈和乡亲们这样叫,他感觉也很亲切。

雨过天晴,阳光斜斜地洒在桌面上,也照亮了牛抓西文学年轻英俊的脸庞。我看见墙上贴着一幅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宣传画,称这里是“中国湿地,雪豹故乡”。抬眼望向窗外,一串串红红的沙棘果像燃烧的火炬,灼灼地在林间开放,小鸟在树上跳来跳去。浩门河对岸的山坡上,层层树林覆盖了整座山头。松树、柏树、桦树林地里,生长着蕨麻、甘草、羌活、党参、大黄、冬青、金露梅、银露梅,还生活着麝、熊、豹子、猓、旱獭、藏狐、雪豹、雪鸡、野牛、野驴、黄羊、荒漠猫、梅花鹿、蓝马鸡等几十种野生动物。山林为它们提供了栖居生长的环境,它们又为山林里的植物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这就是大自然的和谐共生。

我想起了流传在珠固的一首藏族民歌:上面的山峰是金子堆砌,祈祷金子样的太阳永驻人间。中间的山峰是银子堆砌,祈祷银子样的月亮永驻人间。下面的山峰是云雾堆砌,祈祷彩虹样的祥云永驻人间。年轻的牛抓西文学们啊,愿你们守护的祁连山永远祥云缭绕,彩虹明艳。

春节期间,我从青海省广播电视局门前经过,看到大门两侧张贴着一副十分醒目的春联,不禁思绪纷飞,感慨万千。这副春联的上联是“追梦犁春,同创大业,全凭牛砺”,下联是“挥毫写意,共绘宏图,不负虎精神”,横额是“喜迎新春”。全联明白如话,无一难字,却又内容丰富,不落俗套,写出了新意,写出了个性和时代感,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它既是对过去一年青海广播电视工作的总结,也是对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奋力耕耘、砥砺前行精神的颂扬,也是对未来一年工作的期许。牛、虎两个鲜明意象(也是中国农历的两个年份的名称)的融入,更给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提升了联语的意境,增强了联语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楹联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历史悠久,相传起于五代后蜀时期,盛于明清,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春联,作为楹联队伍中的一支劲旅,一直是中国春节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有钱没钱,贴副对子过年”,说的就是春联对一个家庭的意义。机关单位也一样。春节期间,一个单位的门前,能有一副像样的对联,不但可以浓厚节日的喜庆气氛,鼓舞士气,凝聚人心,而且可以让从业人员通过浏览,感受楹联这一绵延着中国文学传统的艺术形式,感受其高雅的思想境界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进而增强审美能力,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大约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烫金洒银、制作精良的印刷体春联如“墨染生宣”一般,浸染扩充,成为春联中的主打产品。过去笔酣墨饱、字体优美、气韵生动、文采飞扬、文雅别致的春联则渐行渐远。一到春节,许多党政机关为了省事,要么从街上买一副印刷体春联来装饰点缀,要么随便找一条标语当作春联应付了事。还有的党政机关为了彰显政绩,不按联律“出牌”,所写对联中的词性不对,平仄不谐,丧失了春联应有的艺术个性和文学审美特质。似乎可以这样说,内容上的概念化,写法上的公式化,词汇、意象上的同质化,是我所见到的许多机关春联的通病。它们不仅不能给人带来审美的愉悦,反倒败坏了楹联的声誉和读者的胃口,也让人对一些机关的文化品位产生了某种质疑。青海省广播电视局门前的这副联语,则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我对机关春联的认知。它使我看到,楹联这一传统的文体,又以一种新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回到了我们的生活。

楹联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和公众艺术,往大里说,它关系到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公共文化氛围和文化形象;往小里说,则关系到所处公共空间中公众的文化感受。欣赏好的楹联是一种享受,读到的就不仅仅是难受。为此,我希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都能像青海省广播电视局那样,认真对待,精心构思,带头书写春联,真正写出群众看得舒心,同时又可以展现艺术情采和文化风采的好春联,千万别敷衍塞责地用标语口号代替春联。同时,也要努力营造哺育春联的社会生态,倡导百花齐放,尽可能地自撰和书写春联,以更好地体现春联的个性和时代特色。要求每一个家庭都来自撰和书写春联,在今天的社会、文化条件下(毛笔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旧体诗不再时兴,等等),显然是一种苛求,实际上也很难做到,但希望机关单位都这样做,则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一个单位乃至一个系统找出两三个国学修养比较好、熟谙楹联创作规律和毛笔字写得好的,应该不是太难的事。退一万步讲,即便真找不出这样的“秀才”,还可以请人代笔。可以断言,在这件事上,存在的问题只是想不想郑重其事地去做,而不是也不应该是能不能做。

一旦党政机关率先垂范,就一定能够对群众产生极大的带动作用 and 辐射效应。愿春联这一瑰丽的花朵,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光华,彰显其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盼望明年的春节,能看到更多更好的机关春联!

## 由一副春联想到的

王贵如

关注

□王十梅

# 书写玉树历史文化风貌的潜心之作

“沉甸甸的!”这是每一位拿到《玉树地区藏传佛教艺术考察与研究·金铜造像》《玉树岩画考察》《藏族美术集成——绘画艺术·壁画·青海卷2》和《噶朵多杰·昂文勒巴文集选》四本书籍的读者最真切和直观的感受。

这四本著作是玉树市历史文化研究院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不仅装帧精美,设计精良,更是展示玉树历史、文化、艺术的精品力作。1月17日,在玉树市历史文化研究院成果暨部分书籍发布会现场,来自青海省和四川省的许多专家和学者对这四部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拉日·甲央尼玛是玉树市历史文化研究院的院长,同时也是《玉树岩画考察》一书的作者。发布会上,他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经历:我原本

是从从事绘画工作的,一次偶然的机,让我对岩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开始了岩画研究,之后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拉日·甲央尼玛在发布会现场的介绍很简单,他是将所有的艰辛都藏在著作里。翻开《玉树岩画考察》一书,一幅幅闪烁着先民智慧的岩画跃然眼前。这些岩画大多深藏崇山峻岭,是拉日·甲央尼玛和他的助手进行了千辛万苦的考察搜集到的。他介绍了一些考察经历:有一次,我和两位助手去海拔4500多米的昂然岩画点考察。正值隆冬,狂风凛冽,我们虽然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可仍然难御寒冷,冷得直打哆嗦。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跪在寒风中,画完了岩画的草图。还有一次,我们前往通天河流域考察岩画,直

至凌晨,依然在崖壁上制作拓片,而崖壁下是汹涌的通天河……

《藏族美术集成——绘画艺术·壁画·青海卷2》更是分量十足,它系统梳理了玉树地区发现的壁画艺术,为人们研究玉树壁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最新的资料。

《玉树地区藏传佛教艺术考察与研究·金铜造像》一书,汇集了玉树地区的诸多佛教造像,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展示了雪域高原独特的文化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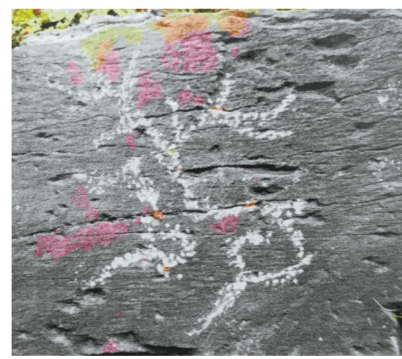
《噶朵多杰·昂文勒巴文集选》一书记述了通天河流域的文化、历史以及一些名人的事迹,也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评价。

这四本书,各具特色,各有风貌,是展示玉树历史和文化艺术,感受玉树人文精神的丰厚著述。

瞬间一刻



发布会现场。



《玉树岩画考察》中收集的岩画。



中国梦·青海故事 有美征文

本文图片均由王十梅摄